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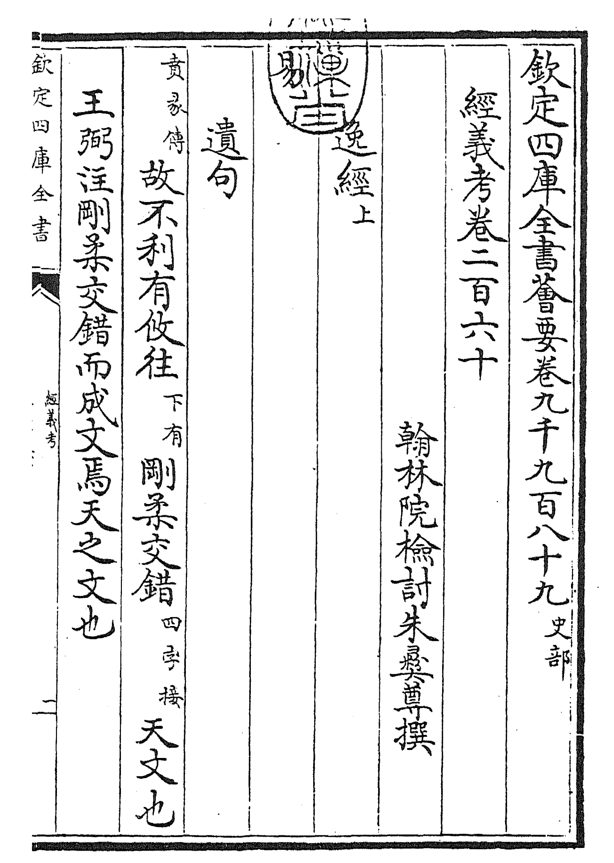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八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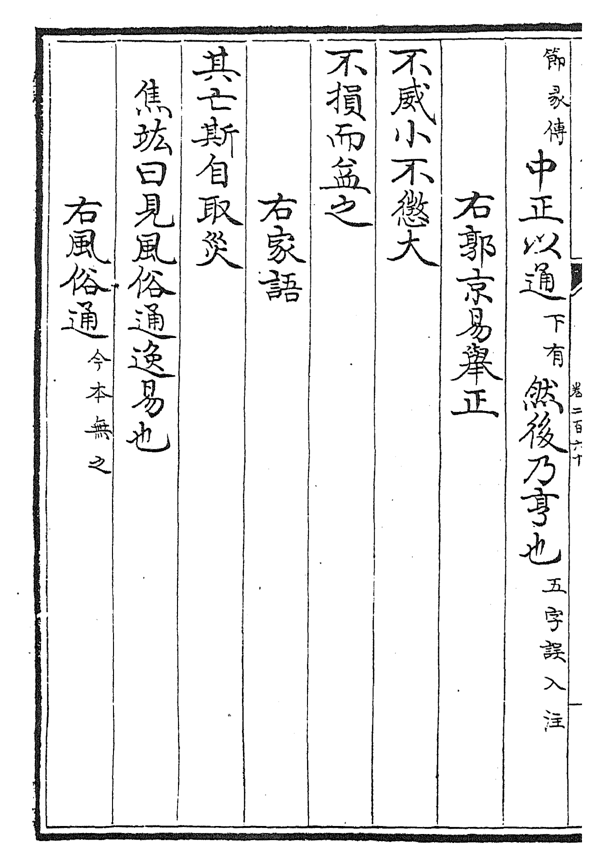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逸經上

遺句

賁彖傳 故不利有攸往 下有 剛柔交錯 四字接 天文也

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節彖傳 中正以通 下有然後乃亨也五字誤入注

右郭京易舉正

不威小不懲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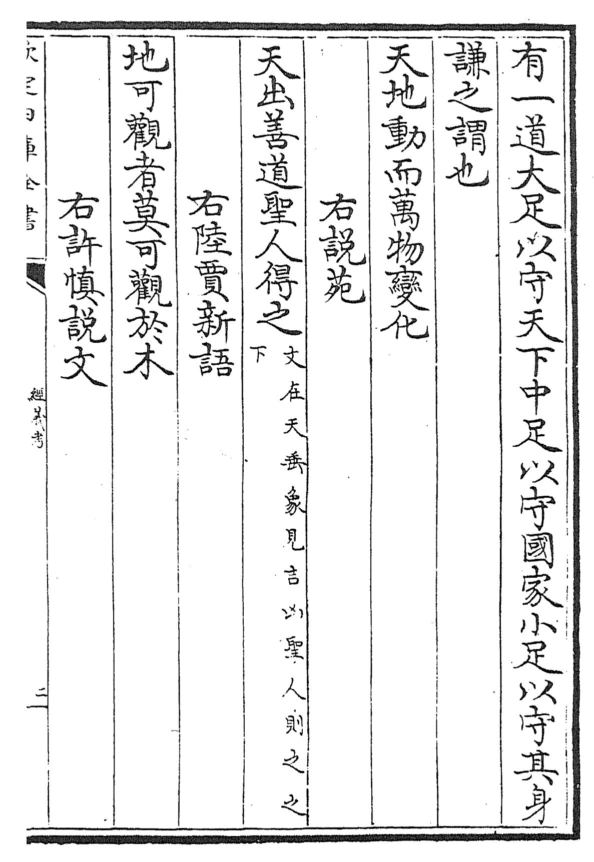
不損而益之

右家語

其亡斯自取災

焦竑曰見風俗通逸易也

右風俗通 今本無之



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天地動而萬物變化

右說苑

天出善道聖人得之下文在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之

右陸賈新語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右許慎說文

小人處咸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右桓寬鹽鐵論

乾為天至為木果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八字

朱震曰乾其動也直在上為衣在下為裳為言者震聲兑口聲出于口也所以能言者出于乾陽也

項安世曰為龍震之健也為直巽之躁也為言兑之決也震之龍巽之繩直兑之口舌皆以乾爻故也乾

為衣上服也坤為裳下服也

坤為地至為黑下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一十六字

朱震曰坤變乾為牝馬離變坤為牝牛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為迷者坤冥晦待陽而後明也為方者坤靜而德方也為囊者坤虛有容也為裳為黃地之中色為帛為漿不足於陽也

項安世曰曰牝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黃皆見本卦

繇辭乾為蠶精而出於震至巽離而為絲至坤而成帛也酒主陽漿主陰故坤為漿

震為雷至為蕃鮮下有為王為鵠為鼓六字

朱震曰為王當在乾為天以下錯文也

項安世曰為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為鵠為鼓皆聲之遠聞者也與雷同

巽為木至為躁卦下有為揚為鸛四字

朱震曰為揚者巽為風輕揚震為鵠陽鳥也巽為鸛

陰鳥也

項安世曰巽稱而隱稱即揚也揚子曰巽以揚之

坎為水至為堅多心下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蔾為桎梏一十九字

朱震曰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為可

項安世曰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内居人陷也隱伏也陽在中也五聲之宮亦陽在中也律者法也水能平準故為法棟字疑當為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

馬大過肖坎故為棟逸象多出於繇辭之文恐取於大過也

離為火至為科上槁下有為牝牛三字

朱震曰為牧牛王洙本作牝牛

艮為山至為堅多節下有為鼻為虎為狐六字

朱震曰為鼻者傳曰鼻者面之山

項安世曰艮為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寅虎寅獸也故艮為狗虎之子亦為狗坎為狐取其心之險也

艮為狐取其喙之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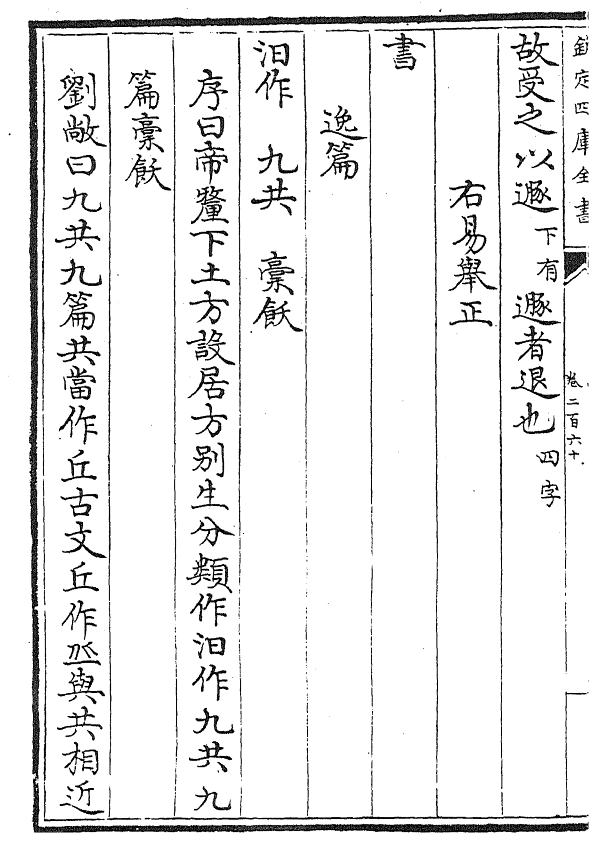
兑為澤至為羊下有為常為輔頰五字

項安世曰晁以道古易常即古文裳字若然坤之逸象既有裳矣兑之為常意者其為商之誤與

右九家易解

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一十四字

右王昭素易論



故受之以遯下有遯者退也四字

右易舉正

書

逸篇

汩作　九共　槀飫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

篇槀飫

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作𠀉與共相近

故誤傳以為共耳九丘者即所謂八索九丘稾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汩作九共及稾飫然則汩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功致治之道耳九丘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别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敎擾之故為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幷之俗與兾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為隷古定書不知丘字誤為共遂

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丘案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删述而云除九丘可乎則此云九共當為九丘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是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丘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林之奇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槀飫畧之可也

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

薛季宣曰鯀湮洪水而謂之汩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汩作鯀亂之而舜治之水治而後民可作也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紀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盖其畧耳舜典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為九州矣

帝告 史記作俈 釐沃

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陸德明曰帝告釐沃等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俱通

陳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即帝嚳

章施乃服明上下

王應麟曰書大傳引帝告篇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穎達曰湯伐諸侯始於葛伯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見史記

金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

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汝鳩　汝方　史記作房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

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

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

孔安國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薛季宣曰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德之至乎不

以桀之不能不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鄭伯熊曰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於商伊尹復歸于亳則桀無悛改之理矣然後湯師興焉蓋湯之伐桀必俟伊尹之歸伊尹未歸則桀猶可改也

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

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此是語汝鳩汝方者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孔穎達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馬融云聖人不可

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程子曰不可者湯不可之也

薛季宣曰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為勝夏首政

鄭伯熊曰勝夏之後欲遷其社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此作夏社之意也伊川曰屋社之制計必始於湯理或然與

陳櫟曰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

故又作疑至臣扈篇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史記作嵏俘厥寶玉誼史記作義伯仲伯作典寶

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孔安國曰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孔頴達曰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

薛季宣曰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鄭伯熊曰三朡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

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馬融曰咎單為湯司空

薛季宣曰孟子稱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肆命　徂后

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沃丁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歳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李舜臣曰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伊尹周公之葬獨紀于書

咸乂史記作艾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孔穎達曰桑穀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皇甫謐

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妖不勝德也陳櫟曰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咸乂以巫咸能乂王家也

按史記作咸乂下有作太戊三字是太戊亦篇名蓋四篇中之一矣

伊陟　原命

序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孔穎達曰俱以桑穀事告

仲丁

序曰仲丁遷于囂史記作敖作仲丁

竹書紀年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

上

孔安國曰陳遷都之義

李顒曰嚻在陳留浚儀縣

皇甫謐曰仲丁自亳徙嚻在河北也

河亶甲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竹書紀年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嚻遷于相

胡一桂曰河亶甲仲丁弟相今相州

祖乙

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竹書紀年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二年
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
孔頴達曰孔傳以為圮于相乃遷都于耿攄文圮于
耿祖乙居耿為水所毁更遷他處非既毁乃遷耿也
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
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毁于耿更遷他處殷本紀云祖
乙遷于邢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盖祖乙圮

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奄為五邦也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分器

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安國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

有分也

薛季宣曰有虞氏之班瑞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

胡伸曰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愼氏之矢皆分器也秬鬯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秬鬯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重器也

羅敦仁曰詩序賚大封于廟也彝者酒尊廟中之器傳曰周有大賚分器也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顔師古曰巢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芮伯周同姓之國在圻内者

李杞曰巢今無為軍巢縣即其地也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夫子録其書盖有所感也

歸禾 史記作餽

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頴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孔安國曰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薛季宣曰唐叔得禾君臣悦而相讓可謂無睽閒之迹矣

陳經曰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為之偃金縢之啟也禾為之起及君臣之和同

也禾又為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矣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穎達曰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

王應麟曰王莽傳引逸嘉禾篇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安國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為平淮徙奄之政令

薛季宣曰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其有政以名篇

將蒲史記作薄姑

序曰成王既踐史記作殘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孔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册

書

李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于薄姑遷奄民于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賄肅慎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

之命肅馬融作息

孔安國曰海東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

呂祖謙曰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満假之辭惜乎其逸也

亳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蘇軾曰亳姑蒲姑也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也

薛季宣曰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太公封于亳姑而反葬于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耶

羅敦仁曰沃丁葬伊尹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作亳姑君子觀於二書君臣終始之義亦可見矣

林之奇曰自汨作至亳姑凡四十有二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强通近王氏解經善為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為鑿說以通之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可為近世法者也

右百篇之序

伯禽之命

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虚

唐誥

祝佗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虚

杜預曰唐誥誥命篇名也

王應麟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

右春秋左氏傳

揜誥

王應麟曰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揜誥之類

右伏勝尚書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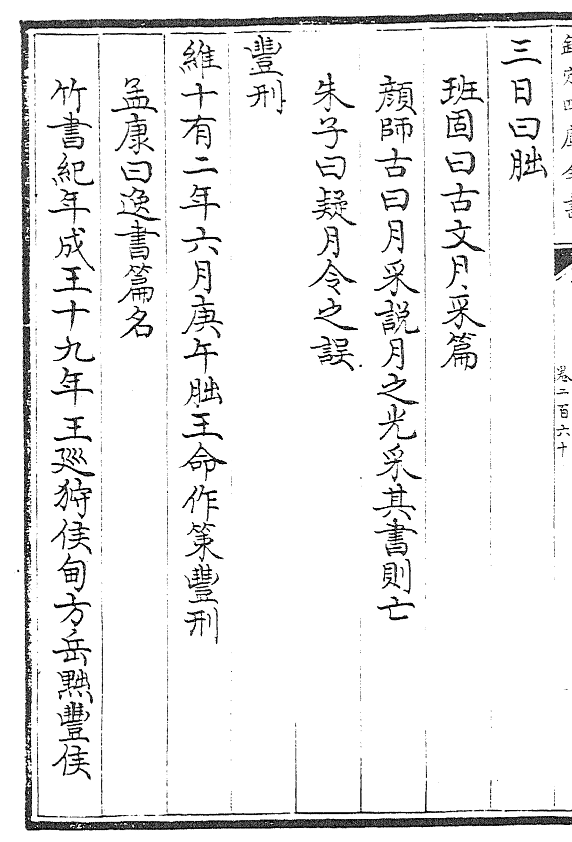
舜典之敘

趙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

亡失其文

右趙岐孟子注

月采



三日曰朏

班固曰古文月采篇

顔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

朱子曰疑月令之誤

豐刑

維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

阮諶曰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崔駰酒箴曰豐侯沈湎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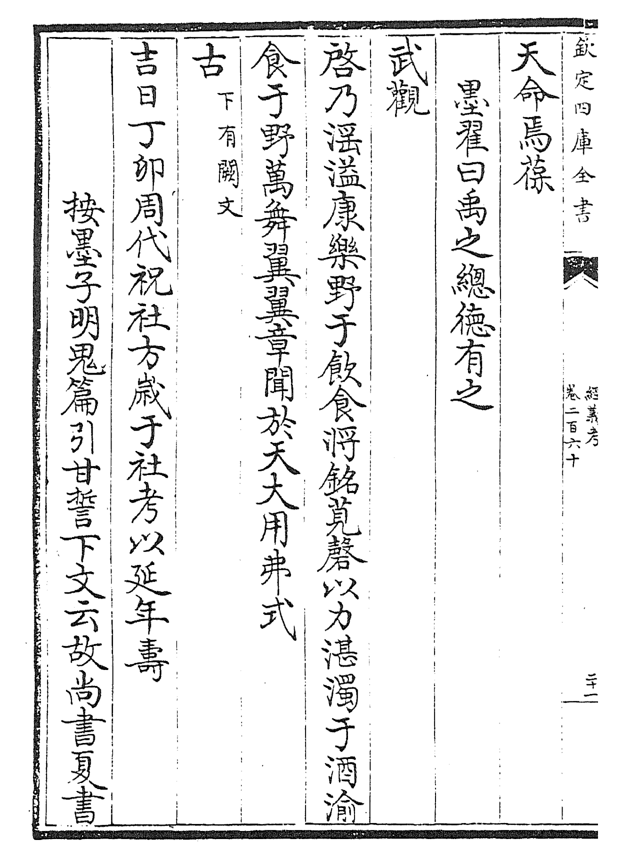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禮

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

右漢書律歷志

總德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祿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



天命焉葆

墨翟曰禹之總德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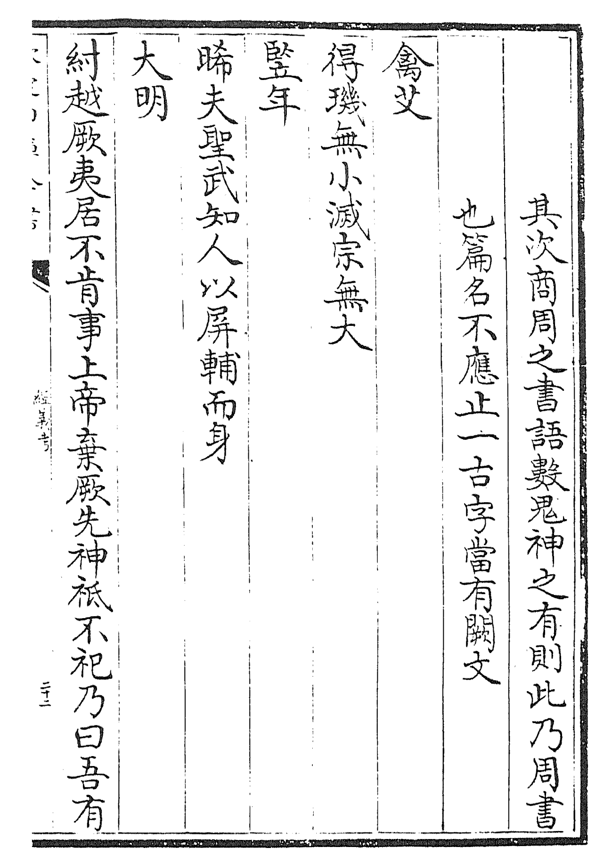
武觀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大用弗式

古下有闕文

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

按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下文云故尚書夏書



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則此乃周書

也篇名不應止一古字當有闕文

禽艾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

豎年

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

大明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

命無廖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去發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按墨子非命篇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云云下接以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又天志篇大明之道之曰云云

而非命篇復引其文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下接以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然則去發也大明也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古文太誓三篇上篇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此大明之文也中篇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下篇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此去發之文也梅賾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内不知墨子所述泰火以前之書太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

右墨子

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

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
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
功于民故后有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
子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無我怨
以令諸侯

太誓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
怠王乃作誓告于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

自絶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悦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右史記

以上二篇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得之者此真古文也

遺句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　又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右論語

按國語引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文雖與魯經小異然亦謂湯誓其為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誥篇

又從而修飾之過矣

昏墨賊殺 夏書

帥彼天常 五子之歌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云云又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文小異

惡之易也 隱六年莊十四年兩引商書皆有是句在如火之燎于原句上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僖三十三年臼季引康誥文云云又昭二十年苑何忌引之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聖作則

右左傳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兑命

右禮記

念兹在兹順事恕施

右家語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趙岐曰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吳棫曰自漢以下書之逸者已不復見雖間出既所未讀必不能知其為書如所謂先其算命高宗報上甲微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之類先儒指以為逸書世方知之不然孰知其為書也

無畏寧爾也

右孟子

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恭行天之罰也甘誓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一作憎用爽厥師一作用闕師仲虺之誥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何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疑伊訓序伊訓

其桓舞于宫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仝上

乃言曰嗚呼舞洋洋黄當是譌字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懐喪仝上

禹七年水夏書

湯五年旱殷書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

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

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

右墨子

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中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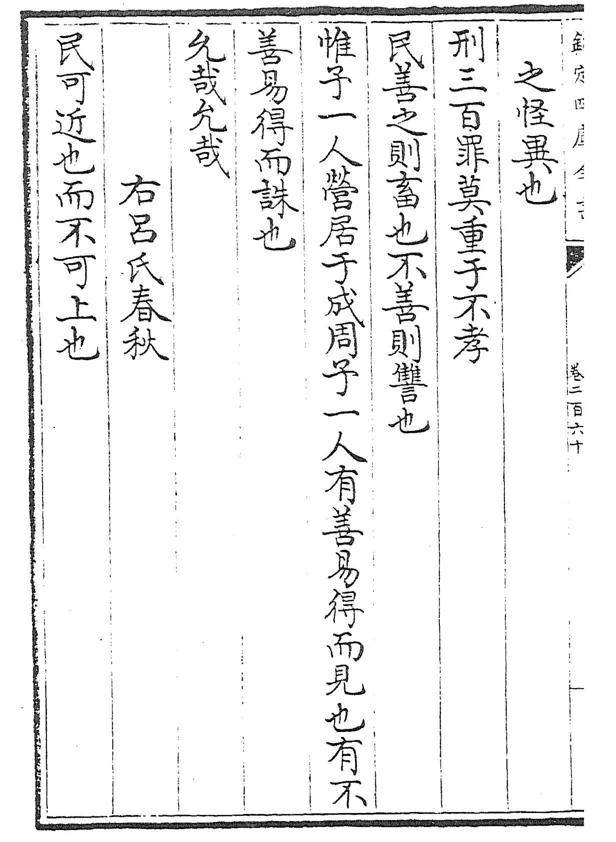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伊訓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康誥

右荀子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高誘曰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



之怪異也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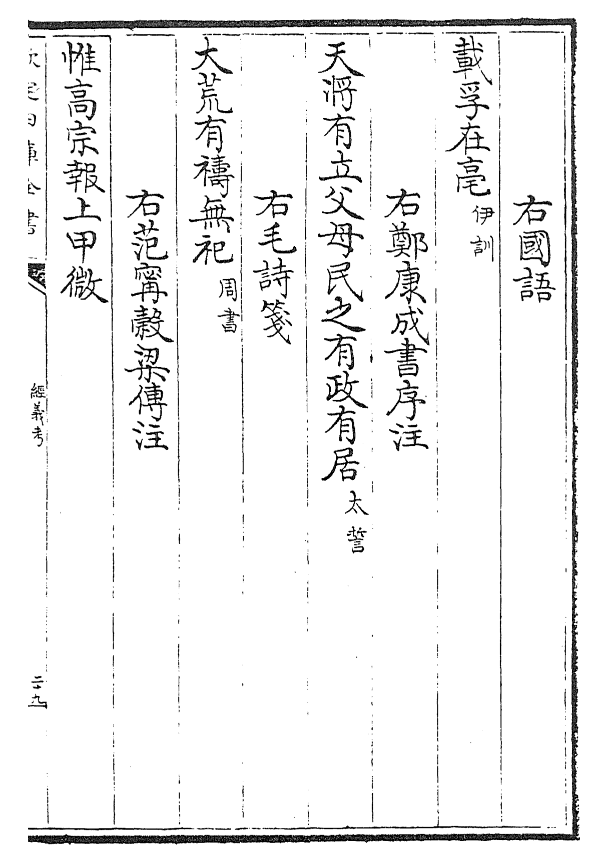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

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允哉允哉

右吕氏春秋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右國語

載孚在亳伊訓

右鄭康成書序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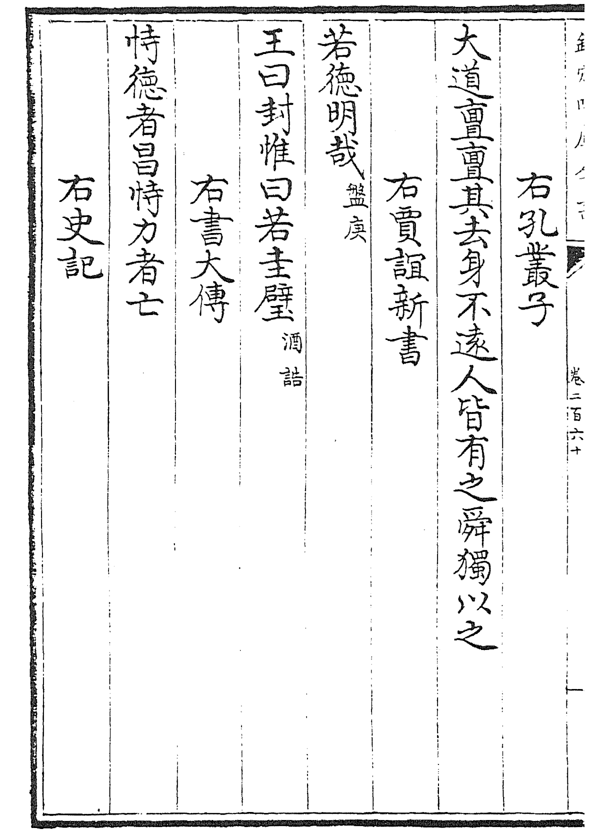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太誓

右毛詩箋

大荒有禱無祀周書

右范甯穀梁傳注

惟高宗報上甲微



右孔叢子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

右賈誼新書

若德明哉 盤庚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酒誥

右書大傳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右史記

先其算命

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太誓

右漢書

前車覆後車戒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泰誓

右說苑

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厥兆天子爵

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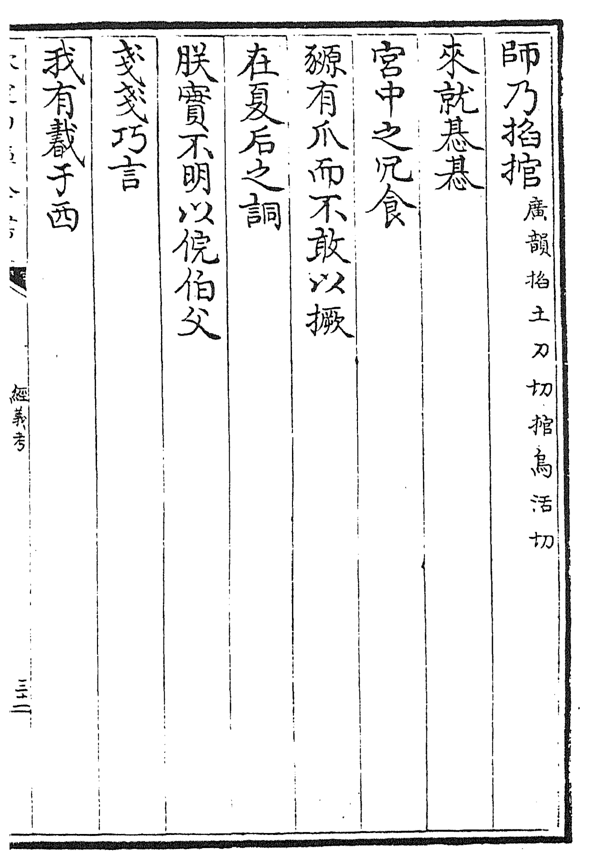
右白虎通

仁閔覆下則稱旻天

圜圜升雲半有半無

祖甲返

以相陵懱



師乃搯捾 廣韻搯土刀切捾烏活切

來就惎惎

宮中之冗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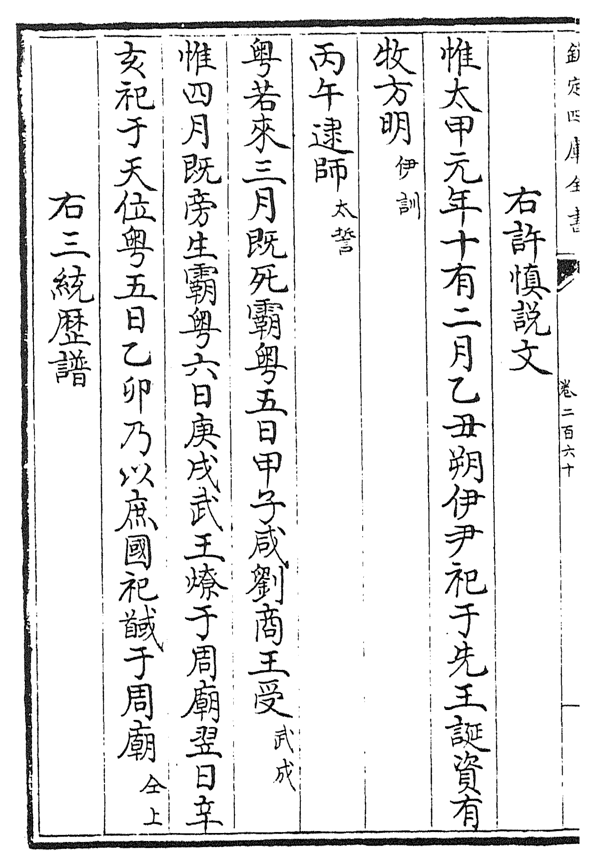
豲有爪而不敢以擨

在夏后之詞

朕實不明以俔伯父

戔戔巧言

我有載于西



右許慎說文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伊訓

丙午逮師 太誓

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 武成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仝上

右三統歷譜

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太誓

司馬在前仝上

右詩疏

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

右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周書呂刑篇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右沈約宋書禮志

按今文尚書秖有堯典而無舜典古文自帝曰欽哉下析而為二後於慎㣫五典之上取姚方興大航頭所得奏上十二字又濬哲文明等十六字冠於篇首予友蕭山毛奇齡持論宜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為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為舜典其言是也甞讀宋書禮志魏明帝即位思改正朔朝議多異同侍中

高堂隆建議引尚書文首九字與方興文同方興二十八字上於南齊時不若隆一十五字近古鄙意謂宜刪去方興之文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上斷為堯典冠高堂隆所引一十五字于前至篇終為舜典則辭既相屬義亦明暢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不必定復今文之舊也

堯典舜讓于德弗嗣次以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王柏曰昔堯試舜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畧無丁寧告戒之意何與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二十有四字書中脱此以夫子言補之

敬敷五教在寛次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王柏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寛語意未盡疑

有闕文勞之來之數語孟子既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命契之辭則是出於堯典矣宜次尚書命契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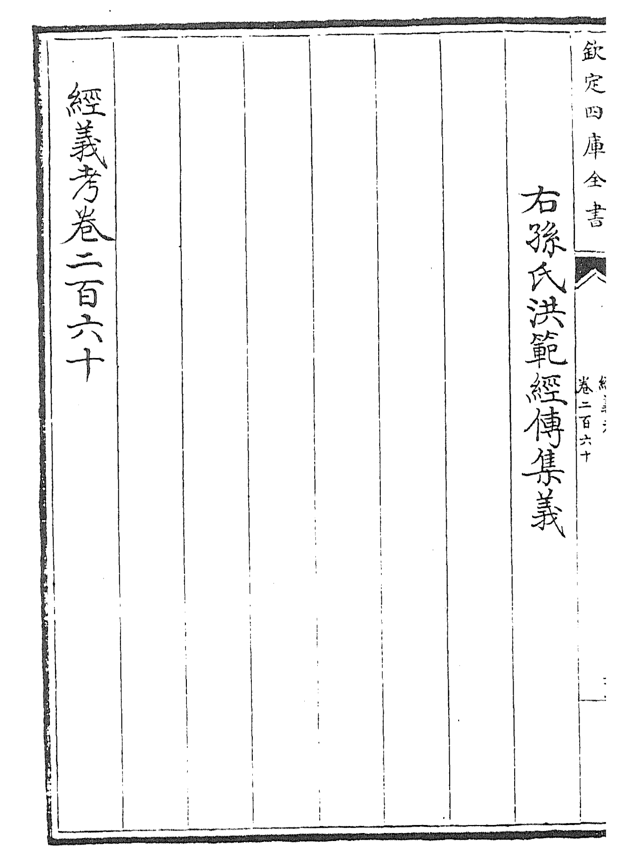
右王氏書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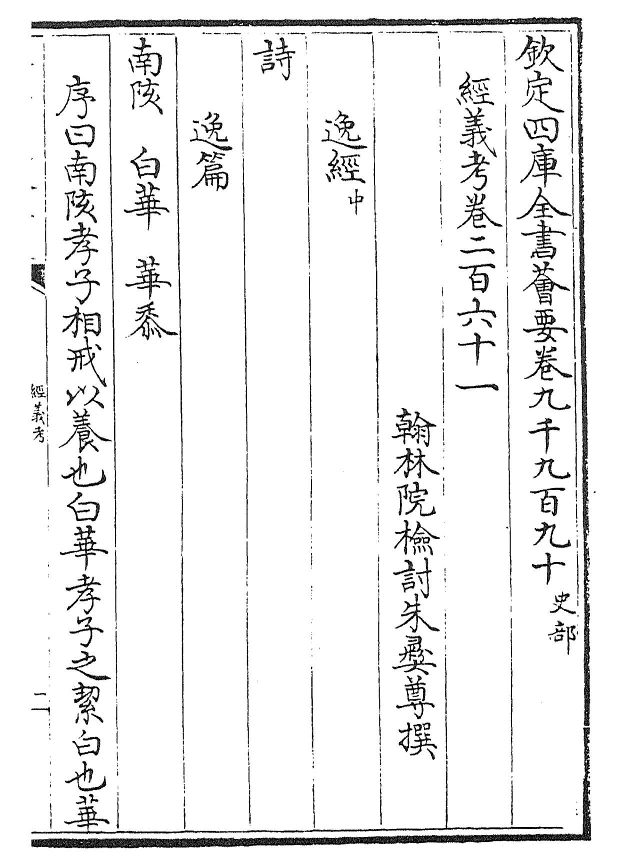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蓄節乃裕敬乃時乃悦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五十二字闕

孫承澤曰朝鮮本有此文是箕子傳

右孫氏洪範經傳集義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九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逸經中

詩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

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

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李樗曰諸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

黄櫄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父母也白華孝子之潔白則見君子之愛

其親而思全其身惟恐有所玷汙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則見王者之治中和之極致也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辭矣

呂祖謙曰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

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

葉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夭閼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其辭雖亡而繫詩者既已

明著之不可得而沒也

朱載堉曰謹按毛詩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先儒謂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此説是也或謂笙詩元起有聲無辭愚見論之殆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為器也五音六律未能

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尚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説滞閡不通矣小序以為其辭亡者是也先儒以為元起無辭非也

郝敬曰儀禮鄉射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

邁樊遏為韶夏即執競渠為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歈豳詩即七月也籥歈七月猶笙歈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

由庚　崇丘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

黄櫄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宜如各遂其生長之

類

右詩序

貍首

周官樂師凡射諸侯以貍首為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

樂記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射義貍首者樂會時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

劉敞曰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為貍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傳矣疑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比亦時會之道

林光朝曰貍首風也

六經奥論曰騶虞貍首采蘩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

之閒不可闕也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熊朋來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為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想見孔子删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删於聖人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今考定貍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

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右考工記文　大戴禮作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而食曾孫侯氏百福　白虎通作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

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右射義文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

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右大戴記投壺文

貍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按劉仲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謂是此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

近於滑稽矣竊恐不類若考工記大戴禮祭
侯之辭與曾孫詩連類並書其為貍首詩無
疑今析為四章詩雖亡其大略猶在特闕章
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貍首而言則亦
不為闕如也浚儀王氏謂貍首新宫先孔子
而亡恐非篤論
又按武進鄒肇敏作詩傳闡謂𩔖葉之詩云
有兎斯首即係貍首凡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采薺

周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肆夏采薺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為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

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禮改正趨行二字

新宮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

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鹿鳴下管新宫八佾具脩萬舞于庭

鄭康成曰新宫小雅逸篇也

王應麟曰新宫或謂斯干也

六經奥論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商份曰管與笙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宫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宫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以播歌詠盖未有詩而無辭者周

禮祈年龡豳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

能朋來曰新宫儀禮注云小雅逸篇或曰即小雅中

斯干之詩也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宫昭

子賦車舝則新宫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

矣

錢澂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

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宫意宋公所賦

必是斯干之末章咏乃生女子事正為婚姻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祴夏　驁夏

鄭康成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韋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嘏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
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弗替引之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
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安生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右三禮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為博士既至止舍
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意高仰之博士江
公世為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

聞之子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右大戴禮記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

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王定

孔晁曰大享獻爵奏庸擊鍾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嶠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

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師曠見太子東躅其足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絶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晁曰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諫也

轡之柔矣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詩云云以是御之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

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

杜預曰義取寛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右周書

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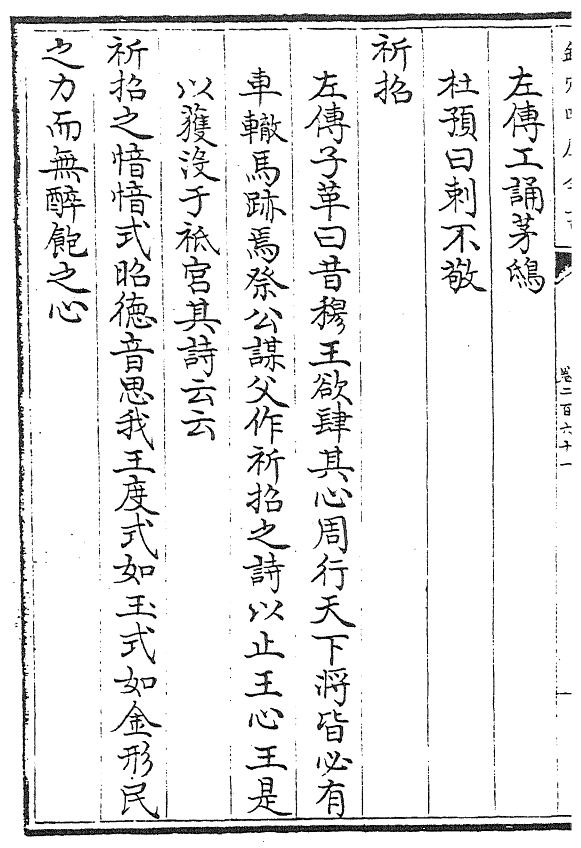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之

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河當作沔

杜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

杜預曰刺不敬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其詩云云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支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鳩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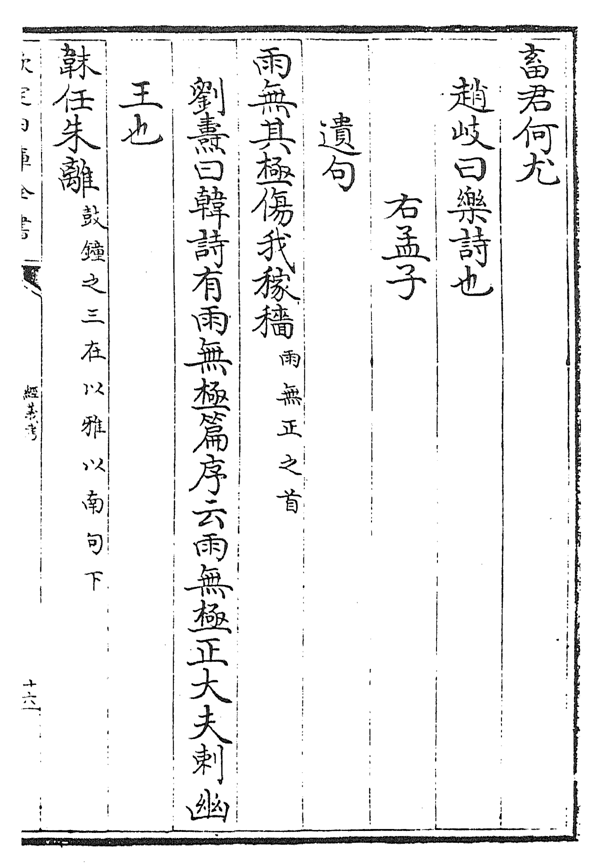
晉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讌秦伯賦采叔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鳩飛小宛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雨無正之首

劉燾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鞉任朱離 鼓鐘之三在以雅以南句下

右韓詩齊詩

素以為絢兮

朱子曰若以為碩人詩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右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

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右禮記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右大戴禮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囬鳳凰喈喈

右家語

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無怠無凶

右樂元語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右周官注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

右管子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右莊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為箕良治之子必先為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墒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

天地同常

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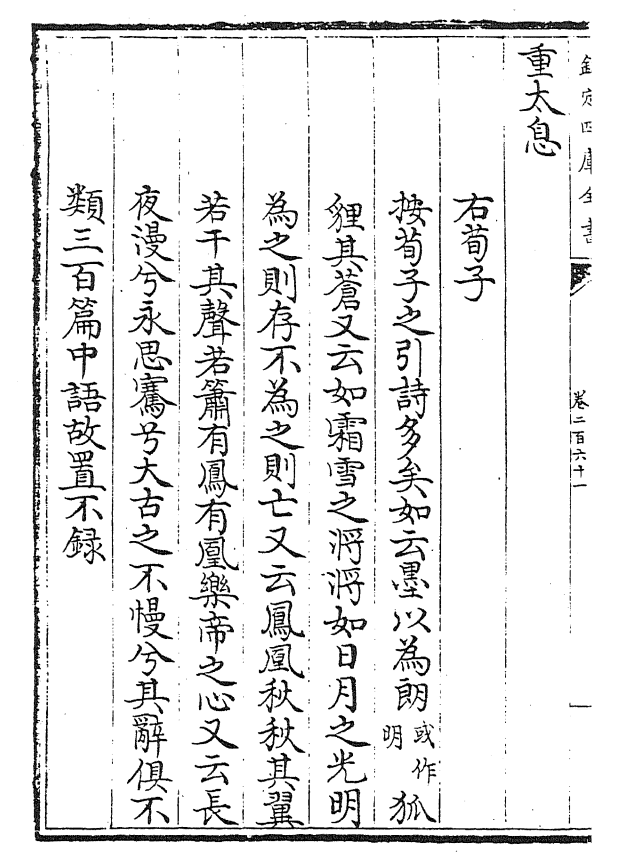
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右墨子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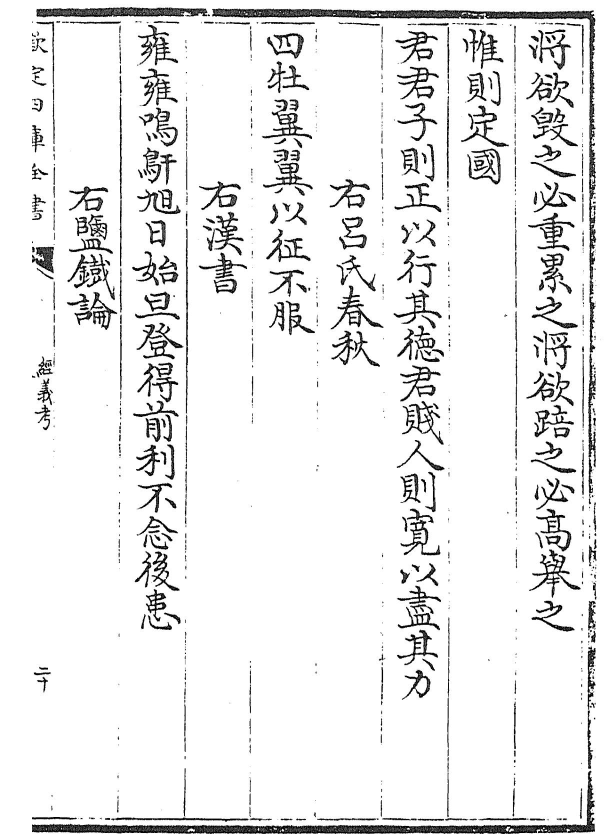
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



重太息

右荀子

按荀子之引詩多矣如云墨以為朗或作明狐貍其蒼又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又云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云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其辭俱不類三百篇中語故置不錄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惟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寛以盡其力
右呂氏春秋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右漢書
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右鹽鐵論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後漢書

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右徐幹中論

大夫士琴瑟御

右白虎通德論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劉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二至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九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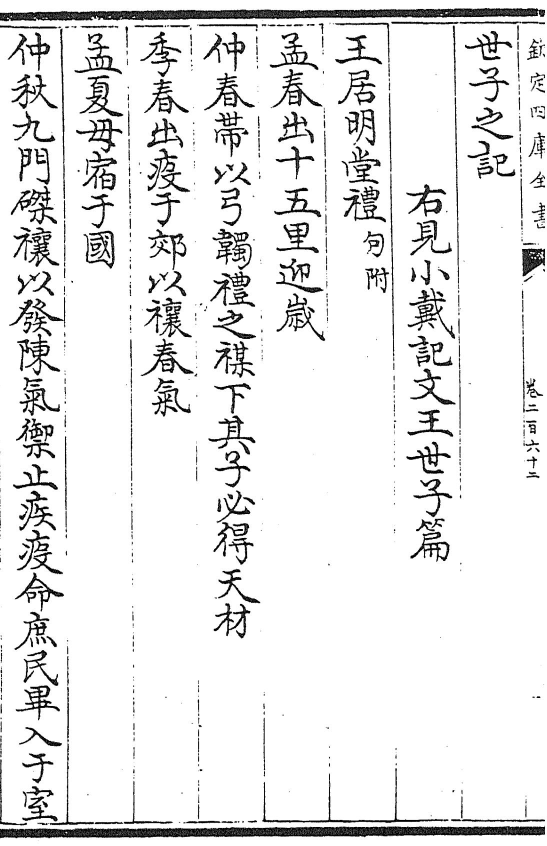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逸經下

逸篇

青史氏之記

右見大戴記保傅篇



世子之記

右見小戴記文王世子篇

王居明堂禮 句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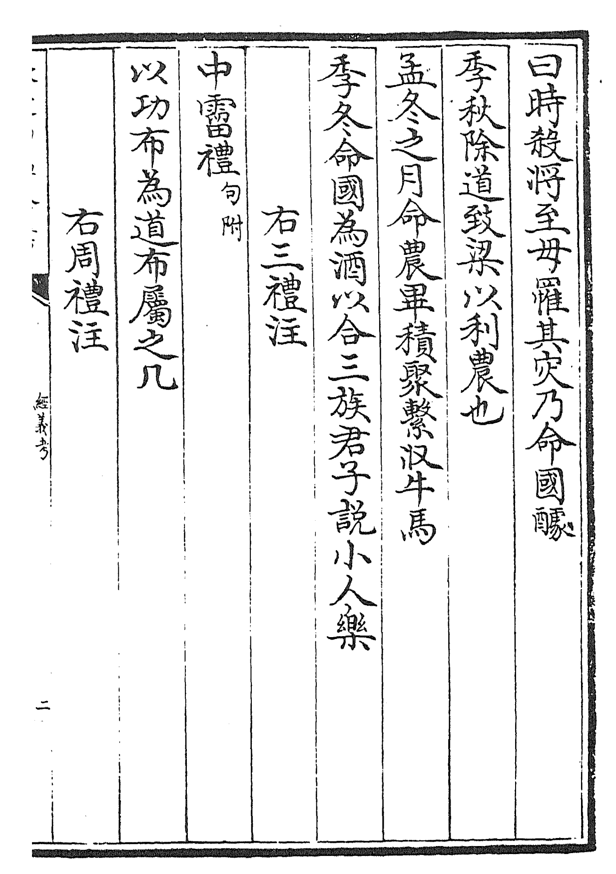
孟春出十五里迎歲

仲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

孟夏毋宿于國

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畢入于室


曰時殺將至毋羅其灾乃命國醵

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右三禮注

中霤禮句附

以功布為道布屬之几

右周禮注

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奥

祀户之禮南面設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

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

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

宗廟之儀

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奥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

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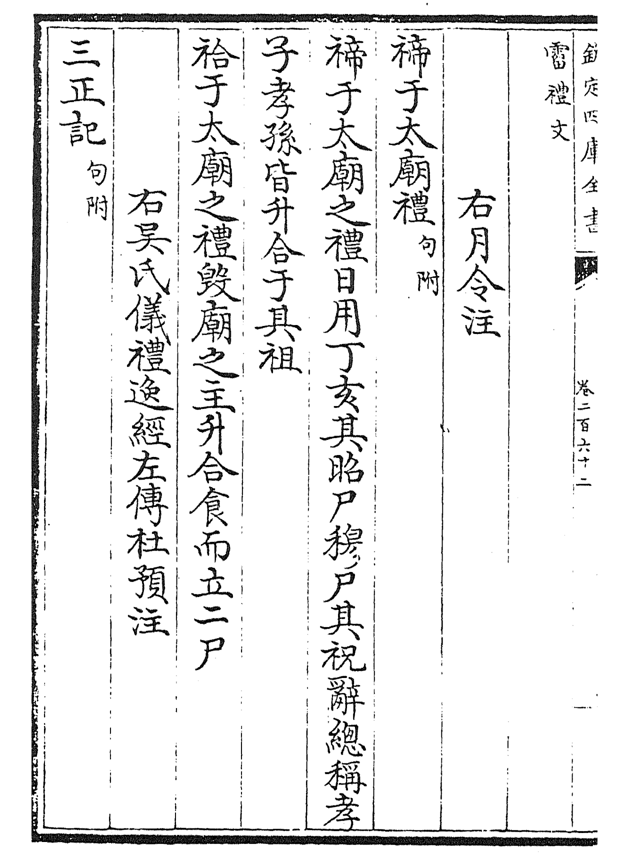
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

尸如祀户之禮

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禮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以上皆中



鬌禮文

右月令注

禘于太廟禮句附

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皆升合于其祖

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右吳氏儀禮逸經左傳杜預注

三正記句附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質法天文法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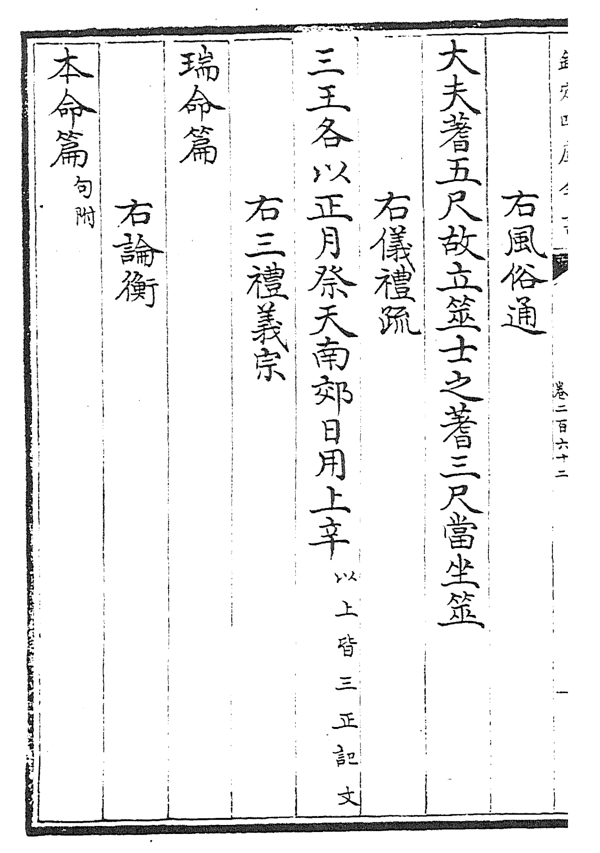
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

右白虎通德論

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右風俗通

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

右儀禮疏

三王各以正月祭天南郊日用上辛以上皆三正記文

右三禮義宗

瑞命篇

右論衡

本命篇句附

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

別名記 句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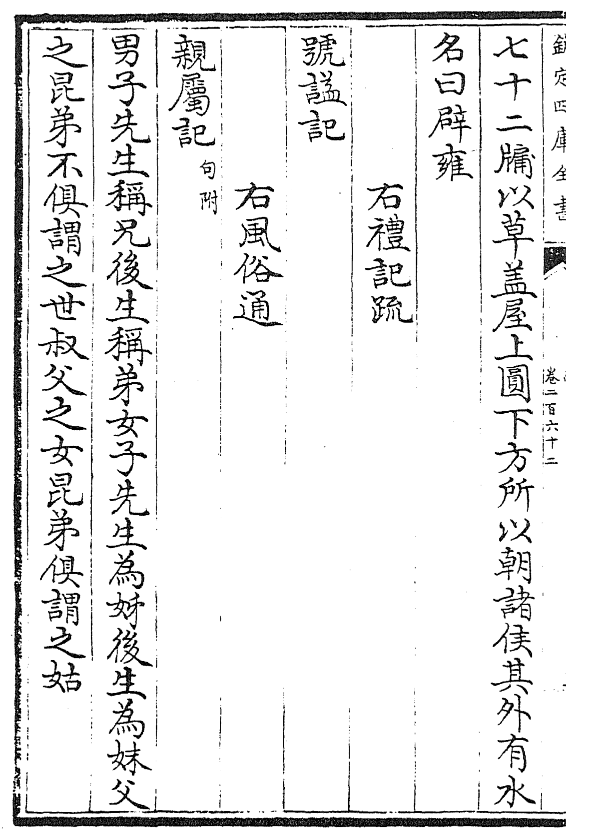
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右白虎通德論

盛德記 句附

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以草盖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

右禮記疏

號謚記

右風俗通

親屬記 句附

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

王度記 句附

劉向曰王度記齊宣王時淳于髠等所説也

天子冢宰一人爵禄如天子之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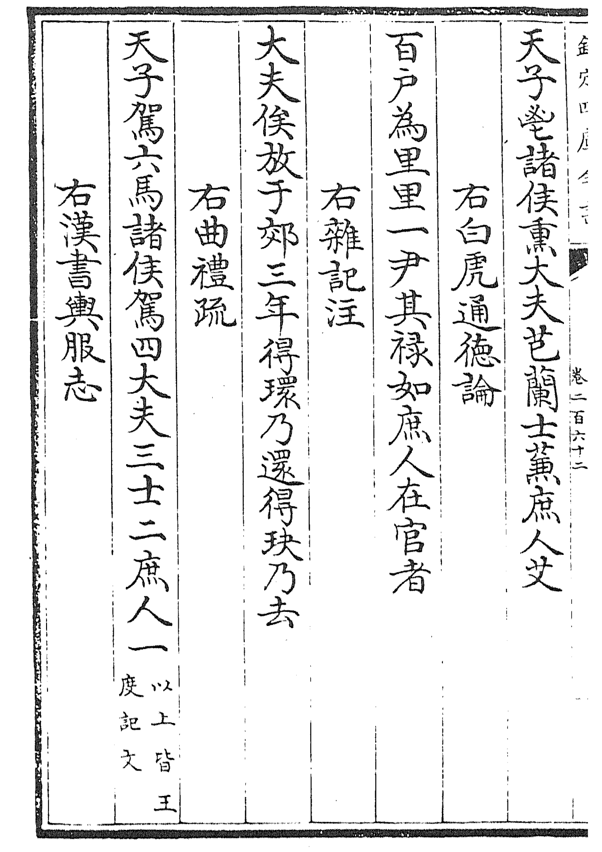
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

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禄之半

玉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

掩是以人君寶之

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



天子卷諸侯熏大夫芑蘭士蕭庶人艾

右白虎通德論

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右雜記注

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

右曲禮疏

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以上皆王度記文

右漢書輿服志

五帝記句附

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

右周禮疏

王霸記

史繩祖曰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

又曰置之空墠之地又曰正之者殺之也又曰殘滅

其為惡又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

又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

減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於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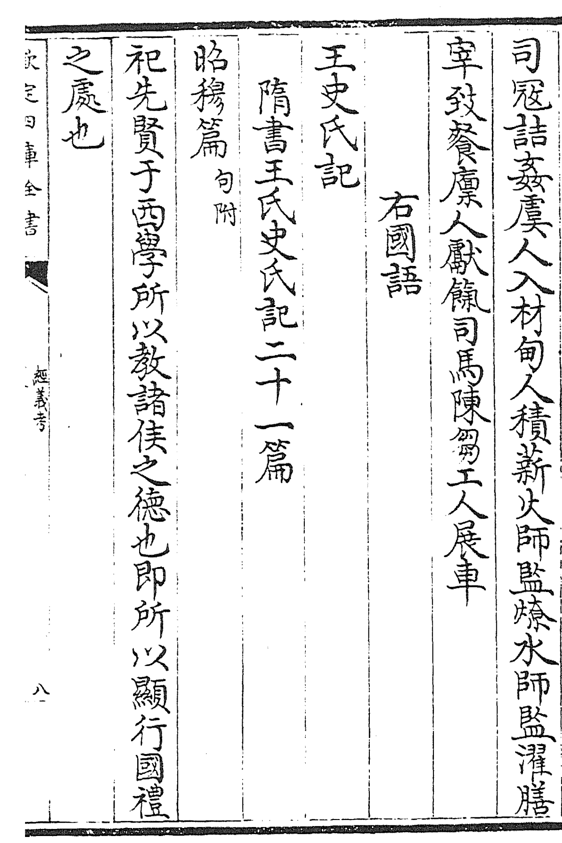
右周禮注

按鄭康成注周禮引王霸記文乃大司馬之職史氏學齋佔畢乃以為司寇誤矣

秩官篇句附

韋昭曰周常官篇名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



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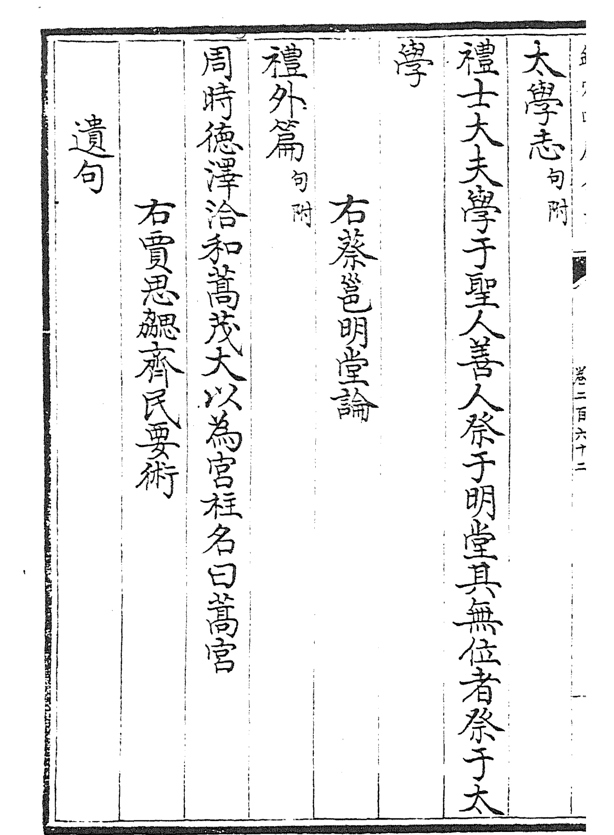
右國語

王史氏記

隋書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

昭穆篇 句附

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



太學志 句附

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

右蔡邕明堂論

禮外篇 句附

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右賈思勰齊民要術

遺句

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是則子孫
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
有仁義之性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無養
乳虎將闕天下

右逸大戴禮

父名無諱君命名不俟駕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右孟子

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乗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乗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

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
等白税九乗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
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
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黒税
六乗旗旄尚黒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
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乗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于
東郊居明堂左启東户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乗赤輅駕

赤龍載赤旗以迎夏于南郊居明堂正廟啓南户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乗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于西郊居明堂右啓西户冬則衣黒衣佩玄玉乗玄輅駕鐵驪載玄旗以迎冬于北郊居明堂後廟啓北户

右皇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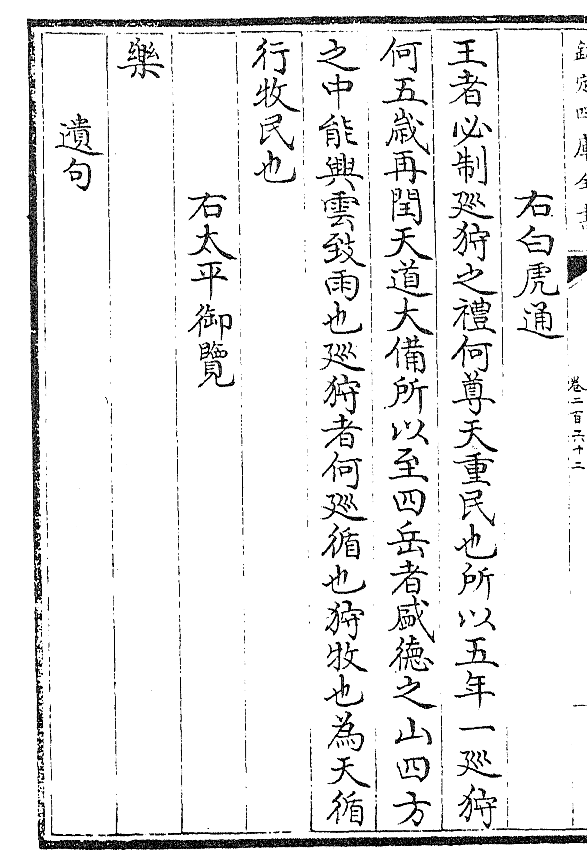
北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右漢書郊祀志

小學碨小節業小道焉大學碨大節業大道焉
毛奇齡曰賈誼新書引逸禮記文稱容經曰云云容
經即容禮後漢劉昆少習容禮也容禮當即今之儀
禮

右賈誼新書

珪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
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
孔穎達曰逸禮記文



右白虎通

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岳者感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循行牧民也

右太平御覽

樂

遺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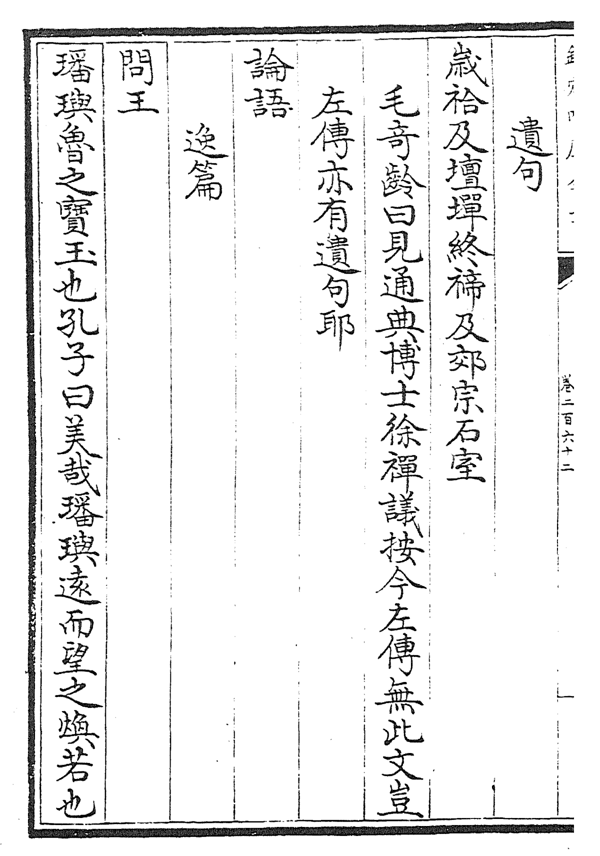
土曰壎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
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兑音也柷敔乾音也

右白虎通

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

右考工記疏

春秋左氏傳



遺句

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

毛奇齡曰見通典博士徐禪議按今左傳無此文豈左傳亦有遺句耶

論語

逸篇

問王

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

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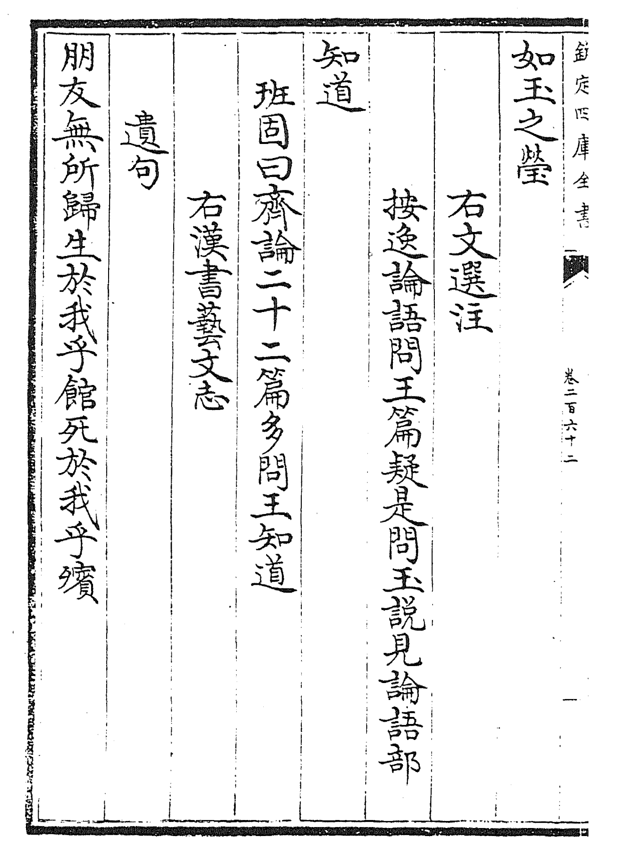
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璑三采玉也玲瑲琤瑱瑝玉聲也璬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

右太平御覽

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

右說文



如玉之瑩

右文選注

按逸論語問王篇疑是問玉說見論語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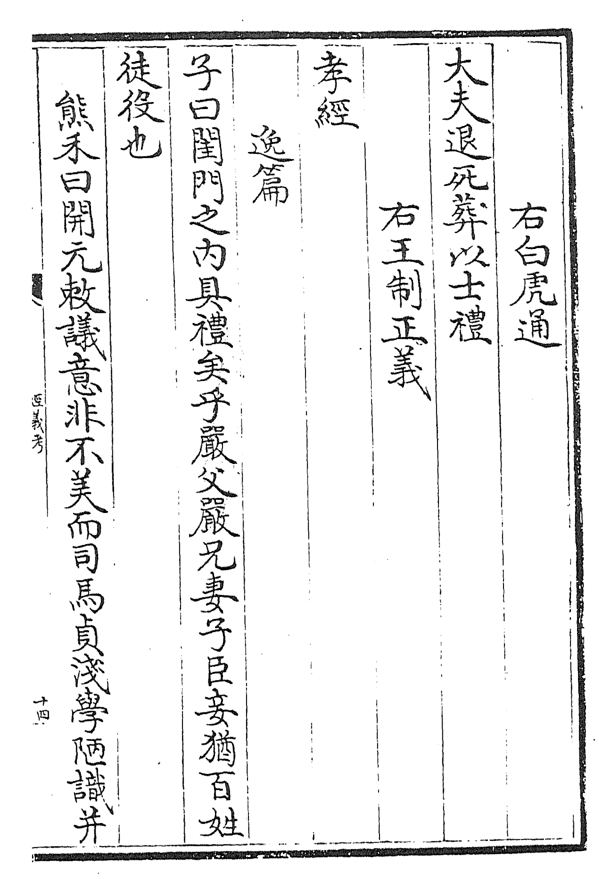
知道

班固曰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右漢書藝文志

遺句

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右白虎通

大夫退死葬以士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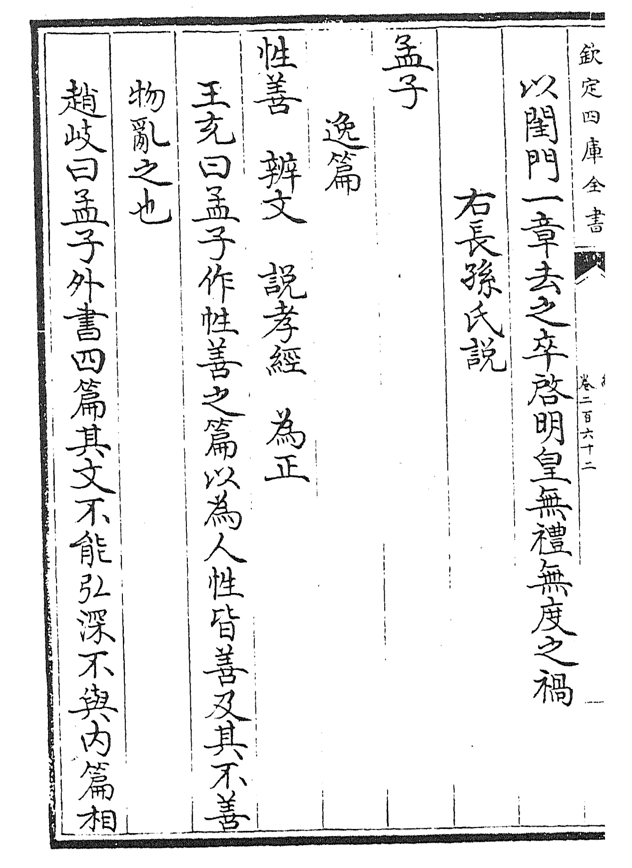
右王制正義

孝經

逸篇

子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熊禾曰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



以閭門一章去之卒啓明皇無禮無度之禍

右長孫氏說

孟子

逸篇

性善　辨文　說孝經　為正

王充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趙岐曰孟子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

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

遺句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人之學者其性善

右荀子

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其於心為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懐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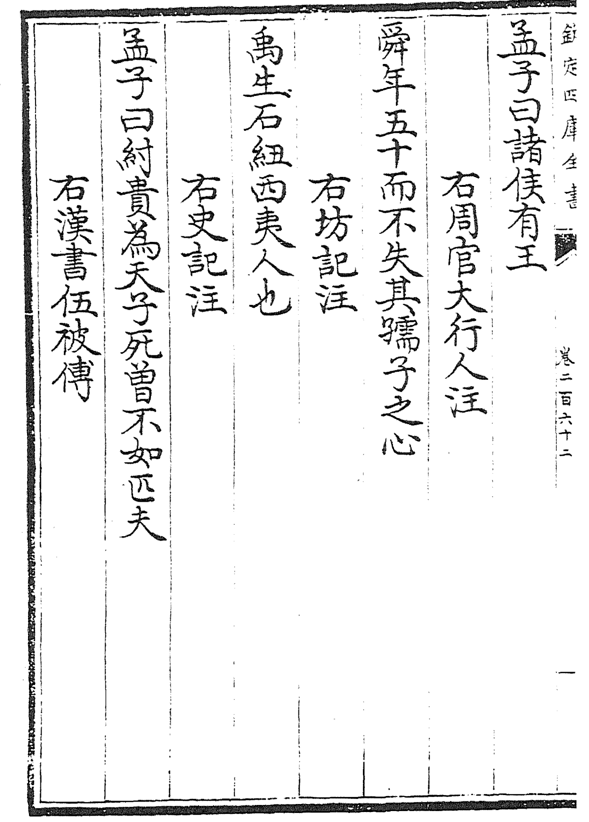
右韓詩外傳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右揚子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

右劉向說苑



孟子曰諸侯有王

右周官大行人注

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右坊記注

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右史記注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右漢書伍被傳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

右桓寬鹽鐵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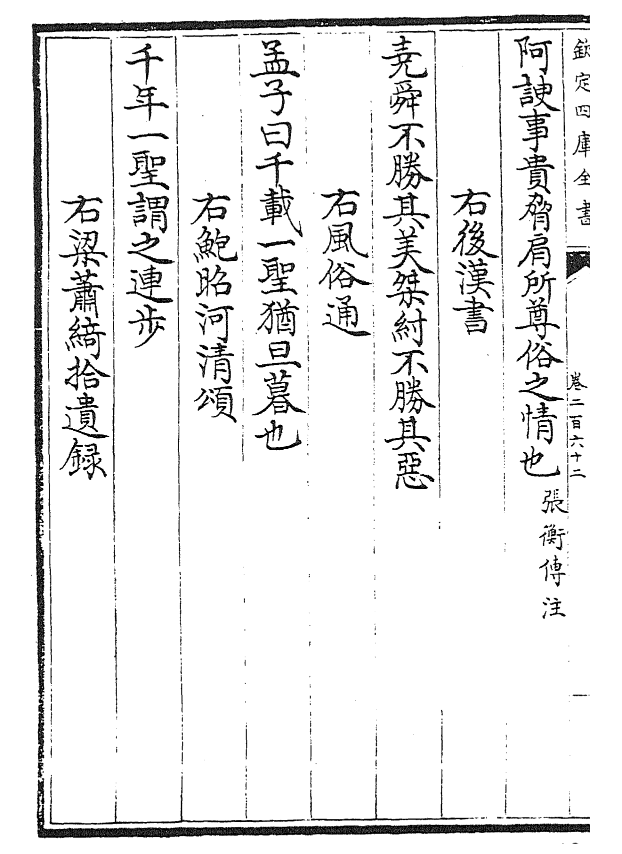
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右王充論衡

矯枉過直

右仲長統昌言

正枉者必過其直黨錮傳



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張衡傳注

右後漢書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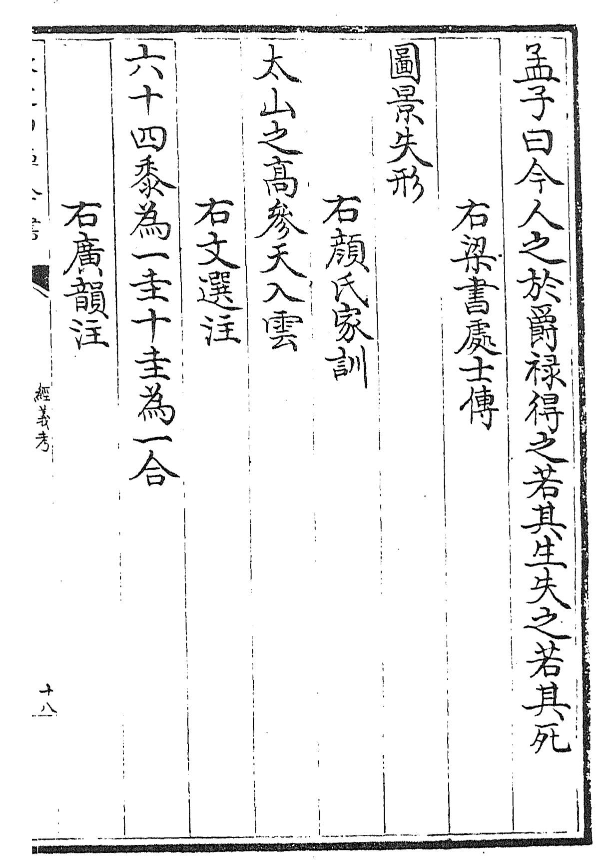
右風俗通

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

右鮑昭河清頌

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右梁蕭綺拾遺録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右梁書處士傳

圖景失形

右顔氏家訓

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右文選注

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

右廣韻注

戰者危事也

右北堂書鈔

虐政殺人何異刄邪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

若久塗炭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

同也

右馬摠意林

仁也者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
也信也者實也

右外國本孟子

按外國本孟子世儒莫有見者朱子集註有
云或問信乎曰不可知也

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

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

右廣弘明集

按廣韻丘字注複姓四十四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無其文

爾雅

遺句

瑟二十七絃者曰灑大琴曰離二十絃磬形似犂以玉

為之大曰𪔶笙十九簧者曰巢麄大者尺四寸圍三寸曰沂塤大者曰𠰘大鐘曰鏞中者曰剽小者曰棧懸鐘磬者曰筍簴橫曰筍縱曰簴簫編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筊管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簥中者曰篞小者曰篎篇如笛三孔而短小七孔大者曰産中者曰仲小者曰箹

右沈約宋書樂志所引几今文詳畧不同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二